

話經精舍文集卷五

南宋中興四將論

國阮先手評圖
藏書印

天賜書
八民書
藏書印

將莫患于不和。軍莫患于不一。軍不一則勢分而志離。將不和則構怨而召釁。而又挾震主之威。處忌功之朝。于是人主之畏將帥也。過于敵國而奸人得以陰乘其間。吾讀史至南渡四將之事。未嘗不掩卷三歎息也。方四將勤王之始也。張俊握兵最早。一時有鐵山之號。苗劉構難。俊提孤軍首倡大義。邀世忠于海上。說光世于淮南。遂定明受之變。其後偽齊內侵。俊破馬進于筠州。而岳飛請為先鋒。飛破李成于襄

話經精舍文集卷五

一

鄧而張俊特上首功。爾時四將固相倚若左右手。未嘗有一日之間也。夫以竝膺四鎮之重。而無一日之間。此寇恂不能得之賈復。而臨淮汾陽用以復唐社。而功絕千古者也。乃何以淮陽之圍。俊疑世忠見吞而不援。而與世忠隙矣。光世移鎮江。世忠追襲于白鷺店。而與光世隙矣。淮西之役。帝以轉餉艱難。為詞俊以飛漏言。而與飛隙矣。始則灑涕相召。繼則操戈反攻。其故何哉。說者謂建炎以後。用四將者。趙鼎張浚。卒成中興之基。紹興以後。用四將者。秦檜。卒敗中興之業。而吾于此。顧不謂然。蓋檜所以得收四將權

者實由四將先投檜以間也。且夫檜收四將之權，莫大於班飛、朱仙、鎮之師。而是時俊等猶力矢恢復，爲已。在范同、王次翁之計未行也。使果于使命，初頽之日，相與效古人杯酒釋憾，執大夫出疆之義。世忠由楚州進，俊由亳州進，則中原可速復何也。四將合則檜勢孤也。兀術旣擒，鞏洛關陝之地悉復，則功孰有大於俊等者哉。檜且以和議得罪以去，又豈能出死力與俊等爲難者哉。木必先腐也，而後蟲蟻得寢處而食石必非堅也，而後水滴繩鋸而易斷。惜乎四將以不和敗卒，使檜得乘其間也。雖然，四將中若光世之庸懦，張俊之貪暴，固甘心墮檜術中而不悟。而飛與世忠者，非所謂深沈多智計者耶。旣知投檜以間，何不卽用檜間四將者，轉以間俊、光世，陰離其心，使不爲檜用，則吾聯絡之勢盛，可徐合爲恢復之計。而飛世忠不能也。蓋飛世忠所首疾者和議，俊光世所首附者和議也。疾和議不得不與檜敵，與檜敵并不得不與俊光世敵。其不能不投檜以間者，亦勢也。況其先又隱有以中高宗之忌者哉。高宗之爲人也，懦而忍，臨江之役，帝謂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而諸將所以能立功疆外者，率選

丁壯子弟爲親軍。軍皆有號。若太尉軍、張家、岳家。諸軍皆帝所聞之。而憂其跋扈難制者也。用檜者。正所以制四將之術也。旣任檜勢。不得不罷世忠。殺岳飛。而後止飛之死。帝主之也。不然。世忠亦終身不附和。議至抗疏。詆檜。誤國徒以買田新淦。有以免帝之忌。檜雖銜之刺骨。不能更陷以風波之獄。此非觸檜有幸。不幸實檜力有能殺不能殺也。其後光世首納兵柄。遂寵榮終身。而俊獨居樞府。不踰年復爲江遯論罷。此可見帝之所忌不在金人之外。而在四將之內。叛矣。故曰四將之敗在間。而所以卒敗而終無成功者。其故又不在間也。青○衣○之○辱○不○再○見○于○紹○興○之○世○也○幸○矣○

南宋中興四將論

湯錫蕃

由建炎中興而來。七百有數十年矣。譚往者嘖嘖。口四將名不衰。心竊怪之。及考之圖。乃知儼人不倫。其來有自。未嘗不喟然歎興也。夫圖之是非。誠不足論。如雲臺遺爽。歛凌煙列張侯。進退子奪一唯。人主意爲之。漢唐已然。矧臨安一隅哉。然使後世稱四將者。率以是圖爲左驗。則君子有雞鶩爭食之恥。而小人。有僥倖得附驥尾之榮。雖累百世。忠無以勸。奸不知。

所懲天下國家之事。可從而知矣。然則稱名之失。非細故也。烏虓亦知四將之所。以爲四將者乎。金山扼險。金人褫魄。大儀一捷。稱中興武功第一。卒之策蹇十年。以勳名終。絜諸精忠。貫日者。庶不相上下。張劉何人。安得與韓岳比。說者曰。歲莫冤獄。張俊成之。違詔旨。惡恢復。首納兵柄。以逢奸。檜意。劉光世。九不足。誅也。固也。非篤論也。嚮使莫須有。三字。俊不與謀。墨衰奔命。力疾視師。光世亦小心恭謹。不專進退。其遂可謂之忠義勇敢窮八表而徹九垓哉。然且存有令譽。歿有美諡。置身韓岳間。而四將之而圖之。迄使玉

石雜糅相浴。不革未必非小朝廷之過也。吾因思褒崇之典。唯南渡爲最。舛進史浩於功臣。次張劉於名將。是非倒置。其失實鈞。唯是四將之名。傳四將之名。以圖傳而後之人。得藉以表章韓岳。而益醜張劉。則圖不可謂無助。吾惡知夫韓岳之不幸之非。卽張劉之不幸耶。吾又惡知夫張劉之不幸之不正。爲韓岳之幸耶。然則以浚易俊。且以錡易光。世得乎。曰。長城之倚。績遜鐵山。特心術勝耳。彼順昌旗幟。實視楊國爲優。以方韓岳。瞠乎後矣。要之名節始終忠勇天性。斷王鄂王而已矣。四將云乎哉。

蓋聞天下治。注意相。天下亂。注意將。誠以處龍鳳之
署。儒雅之道。與受熊虎之任。勇略之功。奮其致一揆。
德以竝立。道有由隆。無庸相強。何況拮据陰雨之辰。
經綸雲雷之日。效精衛之填海。類愚公之移山。誠之
所通。不其禱而宋之中興。五馬南渡。山河牛角。人情
鹿駭。衣冠則運盡雒陽。文武則道消江左。此正傳燮
之悲身世。無所容生。袁安之念王室。自然流涕者也。
而乃強弱自天。公私由稟。或激烈而徇名。或驕恣而
幸免。或知幾而遜世。或陰險而害謀。得四將焉。可以

詒經精舍文集

卷五

五

權矣。延安忠勇。比烈耿鄧。魚臺平賊。以前背嵬置軍。
而後雖沐陽之潰。不無少專。而建炎之勦。于斯爲烈。
都長安則策建奉春。疏談國則忠存折檻。古之名將。
何以加諸。洎乎裝陶侃之船。揮顧榮之扇。義激兵欄。
勇騰甲庫。邀兀術則上蟻磯。擊苗鏞而下牛渚。折中
軍之指。觸長脚之邪。披草萊立軍府。金焦之捷。西人
奔竄。軍中號孃子之稱。猛士切同袍之志。說者謂中
興之功。斯爲第一。豈無見哉。無何飛遜林泉。移情風
月。鍾鳴漏盡。無復曩時。折葦燔枯于焉。自足。烏未盡
而良弓臧。風朔起而代馬仰。傷中朝之冤獄。署清涼

之隱君。寒。驢。索。莫。不。煩。醉。尉。之。呵。大。樹。飄。零。徒。有。射。鵬。之。志。英。雄。末。路。烈。士。莫。年。國。事。如。此。能。無。怨。乎。爾。乃。鳳。翔。發。蹟。起。于。羣。盜。非。疏。勒。之。流。官。原。燉。煌。之。降。將。初。則。乘。二。帝。播。遷。遠。圖。勸。進。既。而。聞。中。原。板。蕩。卽。欲。南。旋。衛。青。爲。人。奴。之。餘。藥。布。類。狗。盜。之。士。稽。其。議。和。調。檜。本。無。可。觀。唯。茲。一。旅。誅。苗。差。強。人。意。溫。太。眞。慷。慨。誓。師。傳。修。期。悲。涼。論。事。弩。挽。錢。唐。旗。舉。姑。蔑。卒。能。烹。宋。萬。於。軍。中。縛。陳。豨。于。帳。後。憎。而。知。善。有。不。沒。焉。已。而。覺。起。三。桃。謗。生。一。篋。謬。託。連。雞。釀。成。金。虎。甘。心。蒼。蠅。之。讒。樂。蹈。貝。錦。之。禍。此。有。識。所。悼。心。而。大。雅。

爲歎息也。至于勳著赫連之臺。北功垂禿髮之城。南弢鈴玉帳之書。羽檄豹囊之略。亦不過夷甫陰謀深原。故智矣。足擬劉琨于并土。比竇憲于陰山哉。況待卿甚厚。自有成言。歲款仍輸。不無公論。蓋得罪于天下。尚小得罪于社稷。爲多方之韓岳。不亦遠矣。至于保安世胄。紈袴餘習。比條侯之貴倨。作老滯之驕奢。脈張憤興。腸肥腦滿。徒以三河舊族。四姓良家。加以優容。許之假借。飲軍則秩序儀同。假節則位尊左僕。終非塞外之文。鴛實異軍中之擒虎。爾其賞旣酬。勞功難掩。過楚州圍而勤王不行。江州移而置酒高宴。

其較著也。然而侯景虞梁代之臣。王彌忌晉朝之士。稿礮塞上。徧多納級之功。役羽壕邊。亦效執殳之績。灌夫無術。而不遜田蚡。恃貴而好權。謝國寶有披猖之態。祖士少黜。跋扈之心。列之名將。從議貴焉。若夫相州忠壯。好謀能深。戰法三篇。兵書七卷。杜元凱姿制。抗壯。羊叔子標期。儒雅。不特讀左史。而竊比壯繆。表出師。而媲美諸葛。已也。兼以孝本天成。才爲世出。恥東瑟之偏鼓。提西岳而接刃。賈生雒陽之英。終童山東之俊。屢建奇勳。頻頒手勅。君臣之遇。不爲少矣。蓋由宗澤拔之于先。而李綱薦之于繼。故能成其榮。

名俾克展其素志。牛頭之役。電掃妖氛。將見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還烏號于冰天。收金甌于河朔。關雒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千載一時。不可失也。何圖昊天不弔。柔賊內訌。十二金牌。三千鐵甲。壯士聞而椎骨。父老因之流涕。人生到此。天道寧論。而且遽請灰釘加之天椽。李廣對中軍之簿。斯其時也。鄒陽上獄。裏之書徒。虛語爾卒之履。景弔心酸。鼻刺骨。圍門抱痛。牢戶含冤。南雷旣并。日西曹盱。眈亦同歸。北寺知蓋。次公之枉死。將訟女於天。問甘延壽之冤。生有容而無地。迨至關河蕩析。淮汜崩離。五

國煙迷三江潮。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蓋食子都無下意。旣本廟算之成規。而太阿未免倒持。復有僉王之盜柄。于姦佞則進之。于忠良則黜之。于驕蹇則容之。于正直則抑之。故忠烈較蘄王爲烈。而禍等屬饑。伯英比平叔尤兇。而狡同煬竈。于子儀則戒于寇恂則戒。非惡惡而不知。于精忠則褒。于忠勇則褒。非善善而不察。而乃不別淄澠。無分蕭艾。任其顛倒。莫測菀枯。徒使金鳧夜出。石馬朝嘶。故陵則雲樹連天。舊闕則斜陽匝地。君子論其君。而知其臣。求四將者。能無撫白簡而遐思。望丹心而增歎哉。

南宋中興四將論

洪頤煊

語有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南宋建炎初年。金人背盟。二帝北狩。東南不絕如綫。高宗以中主優柔牽制。卒能成中興之業者。將之力也。世以張韓劉岳爲南渡四將。而史以伯英爲冠。考本傳。伯英握兵最早。江淮羣盜半爲所平。號爲張鐵山。其勇健有過人者。苗劉之亂。伯英首先勤王。劉平叔以所部至。伯英卽釋舊憾。韓蘄王來自海土。伯英喜不自持。以劉寶兵二千借之。始克奏臨平之勳。盡忠報國。方之韓岳。曷有愧焉。劉平叔律身不嚴。馭軍無法。雖爲當

時所詆。但世爲名將。一時將卒。多出其門。故職掌兵。枋得與張韓鼎立。觀其援汴京。討李成。苗劉爲亂。獨憚平叔。其儒雅亦可概見。惟黃州之役。馮楫貽書請選精兵。伏其歸路。可使匹馬不還。平叔不能用。此則其大謬也。韓蘄王精勇絕倫。大小凡百餘戰。未嘗敗。北金山之扼。兀术請哀。大儀之圍。撻孛授首。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岳鄂王天畀神力。智勇兼全。而又忠義性生。激發士卒。故所向無不披靡。郟城之戰。何減于昆陽。突圍楊么之擒。有過于雪夜入蔡。韓岳兩軍對峙。金人不敢窺江淮以南者。正天之所以限南。

北也。所惜者蘄王相持黃天蕩四十八日。兀术鑿渠通江。蘄王不覺。鄂王師捷。朱仙鎮。兀术欲奔汴京。金牌之召。痛哭班師。功敗垂成。業墜一旦。後人或有議其不妨從權者。然此亦天意。不可以此而語純臣也。故論中興四將。戰功當以韓岳爲第一。張次之。劉又次之。史之所次。張居韓先。岳在劉後。考韓宣和中。平方臘。雖已從王淵有功。而高宗任用。終不及張。故高宗勅張俊曰。羣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又張韓劉同以建炎中授節度使。岳至紹興四年。始授清遠軍節度使。且岳在諸將中年最少。故居

四將之未。然則此四將之次。以位望論。並非以人品與戰功言。此又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

南宋中興四將論

洪震煊

當宋高宗南渡。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業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岳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人。大敗之。不能遏其勢也。兀朮攻臨安。高宗御樓船如溫州。留張俊於明州以拒敵。金兵至城下。俊率衆與戰。大破之。殺敵數千人。請降。勿許。料其必再至。明日金人果復來攻。俊與劉道洪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

諸經精舍文集

卷五

十

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去屯餘姚。此則俊首摧金人之鋒也。方是時。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金兵至鎮江。世忠軍已先屯焦山。金兵不得渡。則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後得破海舟法。始得絕江遁去。此則世忠之功也。俊破之於前。世忠扼之於後。金人始懼中國之有人。不敢輕窺江南。而中興之基業。

漸自此定矣。其後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俊與
瀕江相拒。敵不得入。一敗劉麟於泗州。再敗劉猷於
李家灣。猷僅以身免。世忠則自鎮江濟師。擒撻孛也
等二百餘人於江口。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之
鷓口。兀术引軍夜遁。劉麟劉猷棄輜重走。世忠扼守
長淮。北兵終不得渡。於是金人請寢兵也。迨後金人
敗盟。俊一渡江策應劉錡。再復衛真鹿邑等地。三復
亳州。所遣王德敗金將韓常於含山。關師古復巢縣。
遂復昭關。張守忠敗金人於全椒。王德又與楊存中
劉錡敗金人於柘臯。世忠則始圍淮陽。金人救之。迎

擊之於沔口。所遣解元擊之於潭城。劉寶擊之於千
秋湖。世忠救濠州。與金人戰於淮岸。金人自渦口渡
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也。中興北禦之功。以張韓爲
最。岳飛則專以恢復中原爲己任。當其復建康平襄
陽六郡。除腹心之疾。急基本之圖。措畫甚大。其神算
豫定矣。焚蔡州糧。離間僞齊於金。及東援劉錡。西援
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窺中原。大軍在潁昌。輕騎駐
鄆城。而兀术大懼。用麻札刀破拐子馬。而兀术大慟。
殺其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孛堇。而兀术遁去。飛
于是進軍朱仙鎮。距汴京纔四十五里耳。與兀术對

壘又大破之。中原響應。百姓競載牛酒。以餽義軍。飛與諸將約。至黃龍而飲酒矣。乃以相臣謀國不臧。舉十年之力。忽隳之于一旦。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功雖不成。而金人實已喪膽。故和議亦能少持。且夕猶飛之餘威也。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及讀宋史。張俊韓世忠岳飛傳。備載其功。獨劉光世傳。則著其選懦畏避。一無可取。不知當時何以與張韓岳並稱。也是故論其才。略岳爲大。張韓爲次。論其建功。張韓爲難。岳爲易。而劉皆爲下。論其始志。張韓岳之心。皆可懸諸日月。劉稍異趣。論其末節。則獨張之居心。不可問也。

詒經精舍文集

卷五

七

擬南宋姜夔傳

徐養原

姜夔字堯章。番陽人。從父宦遊。流落古沔。蕭德藻在沔。與之相得。攜至吳興。以兄子妻之。遂家武康。所居近白石洞天。故自號白石道人。夔洞曉音律。嘗患中興以來。樂典久墜。乃詣京師。上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其略曰。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罇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未必相應。埴有大小。簫。箎。遂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溼。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

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鐘。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鐘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弦。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鐘四

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奉職。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非所以格神人。召和氣也。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櫟括四聲。而使協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詩歌之事。其次者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其議樂凡五事。一議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一。議古樂止用十二宮。一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一。議

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一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
功德其議琴瑟分琴爲三準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
準上準四寸半以象黃鍾之半律自四暉至七暉謂
之中準中準九寸以象黃鍾之正律自七暉至龍齧
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黃鍾之倍律三準各
具十二律聲按弦附木而取然須轉弦合本律所用
之字若不轉弦則誤觸散聲落別律矣每一弦各具
三十六聲皆自然也分五七九弦琴各述轉弦合調
圖又以古者大琴則有大瑟中琴則有中瑟有雅琴
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爲之合乃定瑟之制桐爲背梓

爲腹長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隱間八尺一寸廣尺
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黃鍾之數梁
下相連使其聲沖融首尾之下爲兩穴使其聲條達
是傳所謂大瑟達越也四隅刻雲以緣其武象其出
於雲和漆其壁與首尾腹取椅桐梓漆之全設二十
五弦弦一柱崇二寸七分別以五色五五相次蒼爲
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黔又次之使肄習者便於擇
弦弦八十一絲而朱之是謂朱弦其尺則用漢尺凡
瑟弦具五聲五聲爲均凡五均其二變之聲則柱後
抑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三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四

百二十聲。瑟之能事畢矣。慶元三年奏上。得免解詔。以其書付有司收掌。并令太常與議大樂。不合歸夔。善爲詞。每喜自度曲。初率意爲長短句。後乃協之聲律。俗樂缺徵調。而角調亦不用。政和中大晟樂府。補爲徵。招角。招數十曲。夔以爲未善。別製二詞。其說云。徵爲去母。調如黃鍾之徵。以黃鍾爲母。不用黃鍾。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琴家無媒。調商調之類。皆徵也。亦皆具母弦。而不用。然黃鍾以林鍾爲徵。住聲於林鍾。若不用黃鍾聲。便自成林鍾宮矣。惟不用母聲。亦不多用。變徵。蕤賓。變宮。應鍾聲。則自不與林鍾。

宮相混。餘十一均徵調。倣此。然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難入燕樂。故燕樂闕徵調。不補可也。夔又以琴有側商之調。其亡已久。唐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黃鍾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調甚流美。蓋慢角乃黃鍾之正側商。乃黃鍾之側。然非三代之聲。乃漢燕樂爾。因製品。弦法。并古怨曲。其神解多類此。又工於詩。從德藻。授詩法。琢句精工。楊萬里亟賞之。謂其子曰。吾與汝弗如也。然卒不第。以布衣終。所著詩詞。竝傳於世。論曰。世之論雅樂者。輒恥言俗樂。夫樂以音爲主。雅

樂俗樂雖邪正不同而音之條理各有所當未有於
四聲二十八調茫然莫解而能知旋宮之義者也宋
自建隆已來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司馬光楊傑
劉几之徒考論鐘律紛如聚訟大抵漫無心得而徒
滕口說而已其最善言樂者中朝惟有沈括南渡惟
有姜夔之二人者深明俗樂而又能推俗樂之條理
上求合乎雅樂故其立論悉中窾要非憑私逞臆者
可同日道也括議已不傳僅存其略于筆談夔之議
原本經術可謂卓矣當時既不用而後人亦徒以詞
客目之史氏并軼其行事用可喟也故特爲之傳以

話經精舍文集

卷五

去

補其缺毋使孤詣絕學終于湮沒云

擬南宋姜夔傳

張鑑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饒州番陽人蚤孤露氣貌若不
勝衣服家貧無立錐然好客未嘗一日倦少時卽奔
走四方一時如辛棄疾楊萬里樓鑰王炎周文璞皆
愛其才爲之延譽旣而客遊湘江以詩謁千巖蕭氏
蕭以爲能因以其兄之子妻之初夔率意爲長短句
旣成按以律呂無不協者於是喜音律善吹簫多自
製曲慶元三年時議以享國長久而禮樂之事式遵
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因詔天下求知音之士蒐講古

制以補遺軼。於是夔進大樂議于朝。欲以正廟樂。其略曰。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鍾。罇鍾。景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埴有大小。簫。篪。簫。有長短。笙。竿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溼。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不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

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不諧。協夔之言。樂大。致以權衡。度量先正爲主。其議詳樂志中。又嘗作琴瑟攷古圖一卷。及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曰上帝命。曰河之表。曰淮海清。曰沅之上。曰皇威暢。曰蜀山邃。曰時雨霈。曰望鍾山。曰大哉仁。曰謳歌歸。曰伐功繼。曰帝臨墉。曰維四葉。曰炎精復。上尚書省作表。曰臣聞鐃歌者。漢樂也。殿前謂之鼓吹。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有朱鷺等二十二篇。由漢逮隋。承用不替。雖名數不同。而樂紀罔墜。各以詠歌祖宗功業。唐七鐃部。有柳宗元作十二篇。亦棄弗錄。神宗受命。帝績皇烈。

光耀震動而逸典未舉。迺政和七年。臣工以請上詔。製用中更否擾。聲文罔傳。中興文儒。薦有擬述。不麗于樂。厥誼不昭。臣今製曲辭十四首。昧死以獻。臣若稽前代。饒歌咸敘威武。勦人之軍。屠人之國。以得土疆。乃矜厥能。惟我太祖太宗。眞仁高宗。或取或守。罔匪仁術。討者弗戮。執者弗劉。仁融義安。歷數彌永。故臣斯文。特倡盛德。其辭舒和。與前作異。臣又惟宋因唐度。古曲墜逸。鼓吹所錄。惟存三篇。譜文乖譌。因事製辭。曰導引。曲十二時。六州歌頭。皆用羽調。音節悲促。而登封岱宗。郊祀天地。見廟耕藉。帝后冊寶。發引

升。耐五禮殊情。樂不異曲。義理未究。乞詔有司。取臣之詩。協其清濁。被之簫管。俾聲暢辭達。感臧人心。永念宋德。無有紀極。海內稱幸。書奏詔付。奉常有司。收掌。命太常寺與議。當世嫉其能。不獲盡其所議。僅免解而已。同時惟待制朱熹。嘗歎夔以爲深。于禮樂夔旣不遇。益自放於詩酒。其友人竊哀憐之。欲輸貲爲之拜爵。輒謝不許。順陽范成大之請老也。夔詣之。范有青衣曰小紅。色藝雙絕。一日范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疎影兩曲以進。范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迨夔歸。吳興范以小紅贈焉。其夕大雪。過垂虹亭。因賦

詩使小紅歌。而自吹洞簫以和之。聞者莫不淒絕。夔
任平學。尤粹于長短句。說者以爲南宋詞家大宗。其
于自製諸曲。皆注節拍于旁。殆似西域旁行之字。然
終以無所遇而卒。所著白石詩詞集。及絳帖平續書
譜。襖帖偏旁。攷行于世。其後宋人善學詞者。如張輯
盧祖臯。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
平。之徒。皆以夔夔爲宗。

輯字宗瑞。號東澤。鄱陽人。受詩詞法于夔。有長短句
二卷。名東澤綺語債。

祖臯字申之。永嘉人。樓鑰之甥。登慶元中進士。嘉定

詒經精舍文集

卷五

九

時爲軍器少監。自號蒲江居士。有蒲江詞一卷。

達。祖字邦卿。汴人。有梅谿詞二卷。

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有夢窗甲乙丙丁橐四

卷。

捷字勝欲。義興人。德祐進士。八元不仕。學者稱竹山。

先生。有竹山詞一卷。

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有碧山樂府

二卷。一名花外集。

炎字叔夏。循王俊之孫。西秦人。僑居臨安。自號樂笑

翁。有樂府指迷。及玉田詞。山中白雲。共十二卷。

密字公謹。濟南人。僑居吳興。號弁陽獻翁。又號蕭齋。四水潛夫。嘗輯南渡以後諸名家樂府爲草窗詞選。自著有草窗詞二卷。一名蕢洲漁笛稟。

允平字君衡。號西麓。明州人。有日湖漁唱二卷。

論曰。自制氏去而古義亡。四始衰而雅音溺。樂勝則流。詩降爲曲。雖燥溼所感。生民大情。而政序相推。品物恆性。文辭繁詭。則靡而非典。才情異區。斯麗而以。則有唐中葉。創始倚聲。俎豆青蓮。宗祧羅嘖。溫飛卿助教之年。杜紫薇制誥之日。易梵唄爲豔曲。雜紵那于鏡吹。雙聲單調。綱領之要。可指側犯。換頭。情變之。

詒經精舍文集

卷五

三

數易監迨。至五代風流彌劭。孟蜀花閒。南唐蘭畹。或沿波于初造。或尋條于後時。小樓吹徹。水殿風來。君臣閒作。互相嘈闕。以至深宮。刻襪之辭。祕監欵梳之作。莫不流播旗亭。傳歌酒肆。然而綺縵爲多。柔靡不少。豐藻克贍。而風骨不飛。振采失鮮。則負聲無力。斯言諒矣。洎乎天水徵祥。斯學不墜。元祐慶厯。代不乏人。晏元獻之辭致婉約。蘇長公之風情爽服。豫章淮海。掉鞅於詞壇。子野美成。聯鑣于藝苑。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固已同祖風騷。力求正始。君子正其文。管師調其器。厥功所存。良可嘉歎。然而畛域猶存。涯。

度未遠。爭價一句之奇儷。采百字之偶大成之集。遺
以來詰。若夫學士微雲。郎中三影。尚書紅杏之篇。處
士春草之什。柳屯田。曉風殘月。文潔而體清。李易安
落日莫雲。慮周而藻密。綜述性靈。敷寫器象。蓋駸駸
乎大雅之林矣。南宋以還。元風益著。雖周柳之纖麗。
辛劉之雄放。風氣所競。不可相強。而求紅牙之哲匠。
問綺袖之嵩門。幾於家習。偷聲戶精。協律有房中之
妙奏。非風雅之罪人。賀方回。腸斷于東山。康伯可。風
柔於應制。花菴。旣光價於東南。東浦亦騰輝於河朔。
詞流之變于斯極焉。旣而白石歸吳。移情絲竹。經正

者。緯成理定者。詞暢清真。濫觴于其前。夢窗推波于
其後。學者宗尚。要非溢美。其后竹屋玉田。梅谿碧山
之儔。遞相祖習。轉益多師。洗草堂之纖禮。演黃初之
眇論。後有作者。可以止矣。夫搓酥滴粉。麗密居多。澁
碧闌紅桃。巧不少自。三唐創雕瓊鏤。玉之文而五季
浴月露風雲之舊。求其辭致。蕭閒情采。標舉則竹坡
橋舌。審齋掣肘。何況志感。絲篁韻諧。笙板探王化之
本原。昭歌永之符契也哉。良由學慎始習。功在初化。
頓八絃之遐觀。搜千載之餘韻。遊盛麗者。用登金張
之堂。眎妖冶者。必攬施嬙之袿。爰依沈約宋書詩人

謝靈運傳贊之例。綜厥涇渭。略具條貫。俾言選聲者。得以攷焉。至於菊莊門下。猶靳清谿。楚女閨中。誓徇淮海。則刪詩者。未嘗泥其體。而聞聲者。自足通乎情。必謂妙達此旨。妄加繩墨。則又蠹生于木。而還食其木。知音之俟。亦無取爾。

擬南宋姜夔傳

姜夔字堯章。系出九真。唐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輔之裔。八世祖泮。任饒州教授。卽家於鄱陽。父噩。紹興庚午擢進士第。以新喻丞知漢陽縣。夔從父宦遊。流落古沔。恬淡寡欲。不樂時趨。氣貌若不勝。

詒經精舍文集卷五

三

衣工書法。箸續書譜。以繼孫過庭。頗造翰墨閫域。詩律高秀。詞亦精深華妙。尤嫻於音律。初學詩於蕭夔。攜至茗上。遂以兄子妻之。時張燾楊萬里皆折節與交。而樓鑰范成大更相友善。成大曾以青衣小紅贈之。紹興中。秦檜當國。隱箬坑之丁山。參政張燾累薦不起。高宗賜宸翰。建御書閣。以楮夔嘗患樂典久墜。欲正頌臺樂律。寧宗慶元丁巳。上書論雅樂。并進大樂議。詔付有司收掌。時有嫉其能者。以議不合而罷。已未。作鐃歌鼓吹曲一十四章。上於尚書省。書奏。詔付太常。周密以爲言辭峻絜。意度高遠。有超越驪駟。

之意。非虛譽也。居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號白石道人。時往來西湖館水磨方氏。後以疾卒。葬西馬塍。故蘇洵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箸有琴瑟考古圖一卷。絳帖平二十卷。禊帖偏旁考。集古印譜。張循王遺事。白石道人叢稿十卷。詩說一卷。歌曲四卷子。二瓊太廟齋郎瑛嘉禾郡僉判。詞中興以擬南宋姜夔傳。

姜夔字堯章。饒州番陽人也。少隨父宦古沔。蕭德藻遇之。相得如故舊。攜至茗上。以兄子妻之。遂家焉。從德藻學詩。工於琢句。揚誠齋謂其嗣伯子曰。吾與汝

話經精舍文集

卷五

三

弗如也。所交名公鉅儒。遍海內。交口稱譽。然莫有能推薦之者。故卒放廢。以終其世。居吳興。禹張仲遠家十年。友誼甚篤。仲遠憫其困躓。欲爲輸資拜爵。辭不願。又欲割膏腴之田贍之。而仲遠亦旋沒矣。夔於文藝無不工。而尤長於樂律。居常畱意古學。慨中興以來。雅樂淪墜。士大夫莫爲倡議。修復乃詣京師。上書論樂事大旨。謂紹興大樂用大晟所造八音。未盡諧而均。調多不合。非所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宜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繫括四聲。使之協和。然後品擇樂工而用之。雖古樂未易

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因進大樂議一卷。琴瑟攷古圖一卷。詔畱其書奉常而議。與有司不合。僅得免解而已。由是絕意仕進。益肆力於詞章。其爲詩峻潔高遠。深造自得。初學黃山谷。後乃空所依傍。自敘稱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非虛語也。長短句以清空爲主。譬諸野雲孤飛。去畱無跡。略與其詩格相近。書法尤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旣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唯存法帖。帖雖小技。與史傳關涉爲多。故所撰絳帖平條疏考證。辨及苗髮。他如續書譜。袂帖。偏旁攷。諸著述。類能伐皮毛。啜精髓。其用力可謂勤矣。居近白石洞。故號白石道人。卒葬於杭之西馬塍。所著唯詩歌曲若干卷。詩說一卷。絳帖平二十卷行于世。

論曰。夔嘗遊南嶽。至雲密峰。遇異人。授以詩說。由是詩學日進。其言近誕。殆出假託之辭。然觀其襟懷灑落。詞旨清逸。有非世俗所能測者。若其考論雅樂。獨抒心得。非嗜古博學。曷克臻此。向使居夔襄之位。于以潤色鴻業。裨助雅化。庶幾古作者之林。與奈何。遭時不偶。徒自放於山巔水涯。其文辭雖爲世所宗。而其用卒無所效。古之懷抱瑰異。若此類。輒軻以沒世。

者。良足慨已。

擬南宋姜夔傳

徐熊飛

姜夔字堯章。饒州德興人。少隨父客沔。學詩於蕭德藻。德藻攜之遊臨安。妻以兄女。參政張燾累疏薦夔。夔以秦檜方枋國。謝病不起。慶元初。上書乞正奉常雅樂。并進大樂議及琴瑟考古圖各一卷。其略云。宋因唐度古曲。逸墜。因事製辭。爲導引十二曲。皆用羽調。音節悲促。非是。乞詔有司。取臣詩。協其清濁。被之簫管。事雖不果。行然。所上十四曲。實爲一代之盛時。兵革未息。夔流落江表。所爲歌詞。蕭條淒咽。多搖落之感。時或比之庾信。哀江南賦。後流寓武康。計籌山。山有白石洞。遂號白石道人。嘗載雪訪范致能。爲度暗香疎影之曲。致能贈以歌妓。及卒。葬馬塍。夔博雅。有高致。翰墨人品。皆似晉宋間人。雖生長鄱陽。詩不沿西江氣習。嘗作白石詩。說大旨。謂語貴高妙。意貴含蓄。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斯爲善之善者。楊萬里見其詩。歎曰。吾弗如也。樂府自柳永周邦彥後。作者競趨儂麗。夔特清新無迹。以此稱名於時。

擬南宋姜夔傳

何起瀛

姜夔字堯章。爲鄱陽布衣。後徙家茗上。所居近白石。

洞天因號石帚。友人潘檉復贈以號。所謂白石道人也。家本釣璜。世稱躍鯉。炎帝神農之苗裔。伯淮仲海之後賢。父某宦汜陽。夔少孤力學。長卽耽吟。范石湖有人如晉宋之稱。楊誠齋有詩似天隨之譽。初學步於黃公山谷。衍宗派於西江。繼受業於蕭叟千巖。作門楣於貳室。然而自出機杼。成一家言。以故白石先鋒不減南湖。上將遂乃年年。花月醉把金樽。處處山川行穿蠟屐。感音遊而追述。盡裁雲縫月之篇。因除夜以興懷。皆真玉敲金之句。弔蘇臺之楊柳。悵望行人咏項里之苔梅。低徊舊國寺尋烏石哀。諸老之凋。

詒經精舍文集

卷五

五

零橋過垂虹。向煙波而回首。宜乎風高一世名。竝四家也。若乃精研樂府。雅善詩餘。則有聖宋饒歌鼓吹。曲越九歌等篇。莫不近符皇雅。遠合楚騷。無規摹鶴虎之形。有超越驂驪之意。其他令慢各極清真。自琢新詞。獨彈古調。歌殘蟋蟀。魂銷石井。銅鋪曲奏。琵琶目斷。畫船煙浦。其遊古汜也。雁磧沙平。漁汀人散。情何悲乎。其客長沙也。野老林泉。故王臺榭。心何慨焉。猿號天裂之音。鶻擊霜枯之態。弗關褒刺。笑他紅杏尚書。徒見浮華。陋彼碧綃待制。又況舊時月色。爭誇老白吹簫。疎影暗香。都付小紅低唱。爲梅花而寫照。

憑豔曲以傳神。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詩詞之外。尤擅工書。嘗自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非得六書之精蘊。安知筆陣之森嚴。趙孟堅稱其爲書中申韓。豈虛美哉。其所著書有絳帖。平續書譜。禊帖偏旁考。張循王遺事。集古印譜。嘗自鐫鷹揚周郊鳳儀虞廷印。甚奇。其尤善者。則有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進之當寧。詔付奉常。向使朝廷錄用其人。何難。賡叢雲之妙辭。繼葛天之浩唱。爲時所嫉。議不盡行。人隨見棄。世共惜之。然以儒生而論雅樂。草茅而達宸聰。成著作於當時。垂聲名於後世。不可謂非幸也。其遊臨安。館水磨方氏。後以疾卒。葬西馬塍。同時又有黃巖老者。亦號白石。亦學詩於蕭千巖。時稱雙白石云。

贊曰。康郎之山。彭蠡之水。靈秀所鍾。篤生逸士。上書論樂。天子色喜。倘使審音一夔足矣。人嫉其能。時止則止。去而隱焉。同彼角里。昔到漑云。有大才而無貴仕。吾於白石亦曰如是。

礮攷

徐鯤

說文無礮字。或作砲。說文亦無。唯檐字解云。檐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礮敵也。春秋傳曰。檐動而鼓。

詩曰其旛如林。按左氏桓五年傳杜預注云旛旛也。正義曰賈逵以旛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與賈同也。是以礮爲旛也。毛詩旛作會。鄭箋以爲會聚之義。考馬融廣成頌云旛旛穆其如林。正用詩語。蓋別本固有作旛者。第馬爲旛旛與杜注左傳同。而與賈許義異。如許氏所說是礮石之制。在商周時已有之矣。至范蠡兵法據張晏注。漢書甘延壽傳引云。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李善文選注亦引之。十二斤作二十斤。二百步作三百步。此礮石之顯證也。特自漢以前未見所謂

諸經精舍文集

卷五

天

礮字耳。然則礮字何昉乎。文選間居賦云礮石雷駭。激矢室飛。蓋昉於西晉時也。字又作拋。李善注云。礮石今之拋石也。又後漢書袁紹傳。紹爲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章懷注云。卽今之拋車也。又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崔鴻前涼錄曰。麻狄進攻枹罕爲塹數重。雲梯拋車地突百道皆通。城內亦起雲梯拋車。穿地以應之。狄衆傷數萬。或作礮字。宋書殷琰傳。劉劭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虞挹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御覽引沈約宋書礮作

拋是礮卽礮字也。或又作炮。宋太祖將平江南。簡稽軍實。置南北作坊。及弓弩院所造有炮。其字借炮。燔之。炮皆當音匹。孝切。蓋古之爲礮也。以機發石。而載之以車。通典載衛公兵法。守城篇曰。積石備拋石。大小隨事。又攻城戰具篇曰。大木爲牀。下安四獨輪。牀土建雙陞。閒橫括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脚。亦隨事而用之。謂之拋車。其制如此。自漢唐迄宋。皆用此法。若今之所謂礮者。與

古大異。其制用銅或鐵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蓋起于南宋金元之際。自宋虞允文采石之戰。用霹靂砲敗敵。而火礮之製已肇其端。然霹靂砲以紙爲之。未知用鐵也。自金人守汴。城中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此火礮用鐵之始。然猶未工也。至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攻破襄陽。世謂之襄陽礮。此則火礮之用精矣。然造法不傳。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營習之。亦未嘗傳習於外。至嘉靖八年。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

軍發諸邊鎮。而外間始知製造之法。萬歷時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礮。曰紅夷。天啟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有明一代之礮。大概具矣。逮我

國朝。軍法嚴明。軍器精備。而火礮之用。有迥非前代所及者。伏讀

皇朝禮器圖式。自

大清崇德八年。造神威大將軍礮。後至康熙十五年。三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二十年。造神威將軍礮。又造金龍礮。金龍礮者。鑄銅爲之前。弁後。豐底如覆笠。重自二百八十觔。至三百七十觔。長自五尺八寸。

詒經精舍文集

卷五

三

至六尺。受藥自六兩五錢至八兩。鐵子自十三兩至十六兩。此軍營第一利器也。二十八年。造武成永固大將軍礮。神功將軍礮。制勝將軍礮。威遠將軍礮。皆聖祖仁皇帝御製。此外又有得勝礮。九節十成礮。衝天礮。鐵心銅礮。子母礮。嚴威礮。紅衣礮。龍礮。奇礮。行營信礮。渾銅礮。臺灣礮。回礮等名。仰見

天威震疊。有征無戰。招搖所指。四散披靡。良由武備修而軍政善。故能奮士氣而肅戎行也。又按明史。兵志。佛郎機礮式。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

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靡碎。今海洋中不聞此器。豈造法不傳耶。近日有西瓜礮之器。頗似此式。但形體輕小。可以用索掣引。聞海盜最畏此礮。是亦爲水師者所亟宜演習也。

礮考

石兵之設。自黃帝始。礮文從石。亦其一也。左傳旂動而鼓。旂亦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碰敵。賈逵云。旂發石。一云飛石。引范蠡兵法。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木置石其上。旂字下引詩。其旂如林。旂隸於部。而以飛石解之。蓋自上而下發機。飛石礮字。

詁經精舍文集 卷五

義與說文石部砮字引周官砮蒺氏覆天鳥之巢。其義相類。文選潘岳閒居賦。礮石雷駭。李善注。礮今之拋石。以拋訓礮。則拋擲甚力。字從駮聲。爾疋駮倨牙。食虎豹。山海經云。可以御兵。意可會也。然則漢唐以前有石礮。而未有火礮也。明矣。火器之設。周官司弓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之守城車戰。蓋自古有之。唐杜佑通典載有火弩。火禽。火獸等器。後世舟師之用。最爲得利。如岑彭攻公孫述。將用魯奇計。飛炬焚任滿田戎船。周瑜拒曹操。用黃蓋計。燒盡北船。王濬伐吳。作大炬燒江中鐵瑱鐵錐。章昭達討歐陽紇。縱火。

艦隨流突之。吳越王伐吳，錢傳瓘使順風揚灰，因縱火焚吳船。韓世忠以海舟蹙金兀朮，金兀朮以火箭射其篷，窮世忠軍亂，焚溺不可勝數，皆以火攻取勝。然未以礮名火器也。楊誠齋海鯨賦後序：始有霹靂礮之名，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硫黃石灰。礮自空而下，硫黃得水火發，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之目，然不如銅鐵之製也。宋史載咸平四年，知寧化軍劉永錫製手礮以獻，詔沿邊州郡造以充用。九年，沿邊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礮，皆有觸類巧思，別置礮遠出其上。又造破礮之策，俗字以

礮爲砲。又以砲爲炮，礮砲皆從石。炮與爆類，從火，名隨實。改其製以銅或鐵，小者謂之銃。故文從金，相傳謂呂望始作，恐未然也。宋應星天工開物內載諸礮式製不一，有烏銃圖、百子連珠砲圖、神煙礮圖、地雷礮圖、萬人敵圖、混江龍圖、火燄神球圖、神威大礮圖、流星礮圖、九矢鑽心礮圖。又有西洋礮、佛狼機、紅夷礮等名。夫火器之用，或守或戰，或攻，隨地異宜，用於陸兵効小，用於水師効大。地雷埋伏土中，用竹管爲之，虎蹲礮卽百子礮。陸地爲宜，水中亦可用。西洋礮用熟銅鑄就，圍若銅鼓，引放時半里內人馬驚死，不

能及遠。混江龍。黍固皮囊。裏礮沈水底。岸上帶索引。機囊中懸弔火石火鑷。索機一動。其中自發。終是癡物也。紅夷礮身長丈許。鑄鐵爲之中藏火藥鐵彈。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卽紅夷之次。試放時往往有炸破傷人。放法須用藥僅至大腹之半。木馬長二寸。下至藥上。虛其內二三寸。使有旋轉之空。火發向空。一攻而出。自不橫及矣。但此器發後。要取起直立再裝。一二發後。體熱銅軟。再發恐損於守城禦衆爲宜。發煩等器。體重千餘斤。身長丈許。船內狹窄。難於裝載。預裝則日久必結。臨時裝則勢有不及。直起不得轉。

身不得非數十人莫舉。船中無地可措。故舟師之用。莫妙於無敵神飛礮。其次佛狼機六合銃。無敵神飛礮。每大礮一位。子礮三位。俾輕可移動。且預爲裝頓。臨時祇在大母體安。照高下再不取起。只是入子銃發之。發畢隨用一人之力。可以取出。又入一子。每銃一發。一二百子。擊寬二十餘丈。大子可以洞堵。艨艟巨艦。一擊而粉。六合銃以堅木六條作成。內尖外闊。體長三尺。水陸可用。用之於水。以木爲小船。將銃縛在上。別用三板船。八槳哨馬之類。以繩一丈繫銃船。一面預用粗火藥繩。燃繫長竿杪點發。一擊賊舟成。

粉。此器任其沈水。不甚費也。佛狼機水戰舟頭。此爲最利。且便速無比。造法。母礮銅鐵不拘。子銃必用熟鐵。以堅厚爲主。放法。用木馬。又用鉛子。以輕馬發重子。每致銳損。又多遲滯。若用鐵凹心。送子。則送子入口。平而又圓。其出自利。可打一里有餘。用甚妙也。然舟中用礮。潮信有大小。風勢有順逆。水面之高下。不同。賊舟之遠近。無定。相機而動。不及燃放。卽放。或恐不及。則三飛之制。如火刀。火鎗。火劍。并噴筒。火桶。諸器。尤可助礮力之所不逮也已。

礮考

徐養原

詒經精舍文集

卷五

書

礮之名由來舊矣。古者用石不用火。潘岳閒居賦云。礮石雷駭。李善注曰。礮石。今之拋石也。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當范蠡時。尚無礮名。魏晉以後。乃始有之。至唐。又謂之拋石。礮與拋。其音同耳。俗又作砲。說文無礮砲二字。拋字見徐氏新附云。詩借用標。按說文有受字。其訓爲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標有梅。是受與標同讀。說文之受。卽今之拋字與。礮又名檐。說文云。檐。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鎚敵也。引春秋傳。檐動而鼓。及詩。其檐如林。爲證。今毛詩。檐作會。亦不作發石解。蓋說文兼綜五經。

其傳詩不必皆毛氏也。然馬融亦治毛詩者也。廣成頌云：旃旒穆其如林，錯五色以摘光。是馬氏所傳之詩，固作旃矣。而以旃旒並稱，又曰五色揚光，則以旃爲旌旗之屬。蓋師說不同。且馬氏解經，多出新意。如此類者，不一而足也。杜預註左傳，以旃爲旌，此卽陰用馬義。孔疏云：賈逵以旃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與賈同。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爲旃也。發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於部，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拒準之爲擊。

鼓候也。注以旃說爲長。故從之。夫飛石之事，旣見於范蠡兵法，則古固有其器矣。安知不別名爲旃。賈馬並左氏先師，何必舍賈從馬。許君親問字於賈氏，學有師承，殆未可以妄議。大木置石，三軍共仰，何云不可得見。如必以旃字从於，謂發石非旌旗之類，則旃字亦从於。旃爲矢鏃，豈旌旗之類乎。又有雷石者，一作礮石，亦曰礮石。漢書鼂錯傳曰：高城深塹，具礮石。如淳曰：礮石，城上雷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礮。千夫沈滯。漢書又云：匈奴窳隅下礮石。潘岳馬汧督諫，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以鐵鑱機關，縱礮而

又昇焉。注云言以鐵鑰繫木爲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收上焉。此亦礮之類。而其制似小異。一則用之城上。一則用之平原也。又礮石左傳成二年齊高固築石以投人。杜氏注云礮擔也。礮之訓擔。未之前聞。擔石投人於義無取。說文礮礮也。从舛在木上也。然則礮石者。卽建木置石之義耳。一說甘延壽投石絕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張晏引范蠡兵法而曰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二說相足。師古獨是。應說何與石卽礮石也。投石猶礮石投人也。延壽之力與高固之勇竝垂千古矣。周官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

金石則掌其令。注以金石爲槍雷椎。擗之屬。賈疏不釋學者俱莫能解。惟陸氏音義云雷劉音誅。沈云當爲礮。然則雷卽雷石矣。雷木字也。礮俗字也。陸氏又云擗宅耕翻本。又作擗。陸氏亦不能言其義。按擗疑受字之誤。或古字通用。殆卽礮石與。鄭以四物釋經。蓋金石各居其半也。凡礮之制見於經典古書者如此。故唐以前所謂礮大率皆石礮也。火礮不詳所始。其起於宋金之世乎。若七寶山之霹靂礮。西安城之震天雷。其制漸備。迨明時佛郎機入中國。其制逾精。遂爲行軍利器。儒者纂輯兵書。臚縷言之。其名目制

度可按籍而稽也。考古之用火攻者，若火牛燧象火獸，火禽，火獠，火狙，火弩，火杏，飛火，鎗，但取其助軍，威亂敵心而已。孫子火攻，其五曰：火墜。周亮輔纂孫子作火隊，注云：臨戰之時，用火礮、火車之類，焚燒其隊。伍使亂，因而擊之，果爾則戰國之初，已有火礮。此未必然也。要之，火攻莫利于礮，然而用礮之法，不可不講也。必也製器合度，用藥合宜，運掉能靈，施放能準。演之平時，用之一且無迸裂虛發之患，而有威遠震敵之功，庶乎其可謂善用礮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詒經精舍文集

卷五

七

陶定山

天數奇，地數偶，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而大衍之數，獨云五十，其義安在？或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則合爲五十。豈知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皆天地自然之數，謂後世圖書之學，有合于大衍之數，則可謂大衍之數出于河圖之中數，則不可也。或曰：天地之數五十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而爲五十，則九論解夫衍者，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故曰大衍。周語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韋昭注

云水土氣通爲演。演則生物。民得用之。是演數。所以前民用而天地之用莫大于五行。豈有舍五行而置空虛無用之區哉。太元云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在地十之中。故大衍之數五十五爲虛也。五五爲十。故伏羲演易數止五十。虛者道之舍也。天地之道不虛則不變。然亦藏五于地十之中。而非舍五行以爲虛也。何以其用則四十有九焉。三統麻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一太極也。馬融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王弼所謂其一不用而用以

詁經精舍文集

卷五

五

之通者是也。由諸儒之言觀之。聖言簡奧。約文申義。易理精微。參伍錯綜。誠無不該。竊謂大衍五十者。卦數也。其用四十有九者。著數也。何則。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是八卦之數總五十也。卦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六十有四。著法長陽七。七之數故四十有九。先儒所謂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

六。故卜筮之占。必減其一。而爲用焉。况循環解之。由減一之數。以合五。虛數則六爻之位。亦備于其中。是在神明乎數者。能通之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張鑑

周易大衍一條。漢魏以後。說者何止數家。兼綜焉而求其一。是舍康成其奚歸哉。干寶曰。衍合也。康成曰。衍演也。王廙蜀才曰。演廣也。此以見數之不可不推廣。布演而後。有以見其合也。今試臚列而詳覈之。如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

詁經精舍文集 卷五

堯

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卽易之太極者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此全以清談說經。不可者一也。京房之言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此專以象緯說經。不可者二也。馬融之言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此牽率麻數。支離而無所主。不可者三也。荀爽之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

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焉。此穿鑿全書廓落而無所紀不可者四也。姚信董遇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此單辭孤證。旁舉焉而不及。其全不可者五也。崔憬之言曰。案說卦著數。則是大衍之數也。參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一也。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也。此因天地致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

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著法長陽七七之數焉。著圓而神象天卦。方而知象地陰陽之別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太一亦爲一數而守其位也。李鼎祚駁之曰。聖人之言。連環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此耽思旁鶩。曲慮焉而不及其數不可者六也。其餘如顧歡之說。則同於王注而失之愚。孔疏之說。則

衍推弼詞而失之亂。善乎其惟鄭氏之言乎。鄭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又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蓋其明於數，故約言之，而不傷於煩，推言之，而不病於雜，確有見於天人合一之源，而非弔詭傳會之所能知，其所謂長於經者此也。

話經精舍文集

卷五

四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范景福

繫辭傳言揲著求卦之法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之說不一，要惟本於河洛理數者爲得其宗。書洪範云：卜五占用二衍忒。蓋卜筮推衍人事之差忒，曰大衍云者，猶泰筮泰龜尊之之辭，如謂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豈揲著

之外。別有小衍之用乎。至謂其數五十爲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者。京君明之說也。謂北辰爲太極。合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爲五十。北辰居中不動。餘四十九轉運而用。馬季長之說也。謂卦各有六爻。八卦四十八爻。加乾坤二用爲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荀慈明之說也。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用四十九。鄭司農之說也。謂演天地之數。所賴五十。其一不用。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卽易之太極。王輔嗣之說也。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減六

詁經精舍文集

卷五

聖

以象六畫。故用四十九。姚德祐董季直之說也。謂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總五十。捨一象太極虛而不用。法長陽七七之數。用四十九。崔憬之說也。謂立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只如此意。則別無所以自然。而有此五十。顧權之說也。謂衍母一數之所起。虛一不用。用四十九。其數七七。以一一爲體。七七爲用。吳草廬之說也。合觀諸說。符於數者。未能當於理。似皆未得易之精蘊者也。如京氏之說。取十日十二辰。則當舉十二月二十四氣。庶合古人太歲紀年。干支紀日之例。而乃及

二十八宿則離麻數而雜於天象矣。如馬氏之說以虛一象北辰則當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庶合大圖轉運之象而乃及四時五行十二月則離天象而雜於麻數矣。如荀氏之說六畫之卦六十有四非止於八而乾初九爻辭潛龍勿用此占者之辭與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一例豈揲著而不用乾之初九乎。如鄭氏之說以天地之數而減五行五行載造化之全功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皆天地生成五行之數故九疇五行居一豈揲著而反不用乎。如姚氏董氏之說五十有五減六以象六畫夫易曰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是謂六爻之虛位。或柔來剛來或剛上柔上初無一定故謂之虛。六畫正易之用也。豈揲著反虛而不用乎。若王氏顧氏以虛一象太極是矣。而不詳五十數之原。崔氏捨一不用象太極亦與王氏合。而以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當五十不取天數一地數四於理未確。吳氏以七七爲用合於姚董之說以虛一爲衍母而亦不詳五十之數。惟朱子本義云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大衍之數。蓋河圖爲數之宗其分布於外者爲陰陽老少之數而五與十居中無爲以五乘十得五十以十乘五亦得五十故大衍之數

本於河圖江氏慎脩廣其義曰河圖外列陰陽老少之數與中宮天五相乘皆得五十太陽居一而連九一與五乘得五九與五乘得四十五合之得五十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以五乘之皆得五十推之洛書相對之奇數乘五合五相對之偶數乘五合五故圖書之數圖饒五而書之五其得大衍之數若合符節也朱子謂著取五十莖爲一握置一不用以象太極與王氏崔氏諸儒之說同而啟蒙一書推演河洛之數極其精備謂圓象天方象地三角象人測方圓用三角自六角八角以至無角深得古人割圓之

話經精舍文集

卷五

四

義用長陽七七之數設徑七求方圓同徑之周得方周二十八得圓周二十二合之得五十符於大衍之數設句三其積九股四其積十六弦五其積二十五合之得五十亦符乎大衍之數設積五十平方開之得方面七除實四十九合於大衍所用之數餘實一合乎大衍所虛之數是一數也命分則謂之分子大衍則謂之衍母亦足見圖書之精奇微妙神明於數而無不密合者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徐養原

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鄭康成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竊謂鄭君此解。最得經意。然鄭釋大衍。別有五。行氣通之說。與此不同。未喻其故。傳曰。龜象也。筮數也。象卽五行數。卽奇偶。夫子論筮。但言奇偶。初未嘗及五行參者。奇也。兩者偶也。不以一爲奇者。一卽太極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加減言之。則倍一爲二。二

詰經精舍文集

卷五

聖

與一爲三。是二三皆生於一也。以乘除言之。則二三能生他數。而一不能生他數。故偶數始於二。而奇數始於三。合二與三。得天五之數。天五與地十。相得以五乘十。卽爲五十。千寶曰。衍合也。合天五地十之數也。天之生數。莫大於五。地之成數。莫大於十。是謂大衍一說。天地之數。備於十。非僅取天五地十兩位。相得爲義也。凡算法。每位皆至九而止。蓋數不備。則在本位數備。則進一位。進一位。則仍爲一矣。其用十也。卽用一也。夫五旣爲參兩之積。而十又爲一之變。試取天數地數。各自相對。則一與九併。二與八併。三與

七併四與六併其數皆十。至五則無可與併。自倍爲十。是十在九數之外。而爲九數之根柢也。若以生數成數兩兩相對。則一與六較。二與七較。三與八較。四與九較。其數皆五。至五則無可與較。乃與倍五爲十之數相較。而仍爲五。是五居九數之中。而爲九數之樞紐也。然則言五與十而太極也。兩儀也。天地生成也。皆舉之矣。此大衍之數。必用五與十相乘。而後得歟。至於其用四十有九。則王弼說得之。弼曰。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雖近清談。而其理自不可易。且

京房所謂主氣。馬融所謂北辰。未嘗不以太極言之。則弼說固不肯於漢儒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汪家禧

夫數始于一。終于十。終始之數。陰陽之道。變化之由也。陰陽相推而生變化。五行者。陰陽之用也。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陰陽配耦。而天地之數立。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一。至十相并之數。天地之數也。然五

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
之數止于五十而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之
占也故更減其一而用四十九衍之言演也洪範曰
占用二衍忒卦象以變而成知大衍之數爲著數也
而衍之言合也合陰陽之數演而用之而變化行焉
知大衍之數卽天地之數也而或者謂數成于五故
一二三四得五而爲六七八九而十者二五也五爲
虛數不用減其一者其天之主氣歟馬融謂太極生
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
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太極不用是知虛之可
用也

話經精舍文集

卷五

聖

來實而未知虛實加減之別有根也知五行之爲用
而未知氣化之悉本于五行也苟爽謂卦各有六爻
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
求其說于爻而未知天地有自然之數也且忘乎經
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夫馬荀皆學費氏易而
不如鄭君注之純茲據鄭義而推廣之

